

余慎初

著

杨沛煊

审校

中國藥學史綱

ZHONGGUO
YAOXUE
SHIGANG

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单沛尧
封面设计：苏定
封面题字：叶橘泉

中国药学史纲

俞慎初著
杨沛煊审校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6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125 字数：140,000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500

ISBN 7-5416-0017-2 / R·7

统一书号：14466·18 定价：1.70 元

前　　言

“药学”是属于自然科学的一门，它是保障人类健康，防治疾病的专门知识，是人类祖先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而药学史则是研究药物预防和治疗实践与药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药学史的进程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以及哲学史的发展是有联系的，尤其和医学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药学史是自然科学史的一部分，是根据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一般规律，结合文化史的法则对药学的发展及其具体状况进行探讨，它所研究的对象，应是各个历史时期对于药物的应用，在实践和理论上作出贡献，而且有一定的影响的医药学家。

我们的先辈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不断地充实着药学理论的内容，促进药学理论的发展，我们要通晓药学知识，就要充分认识它的历史全貌，要研究药学，就必须从发展中加以探索。

祖国的药学具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不少在世界药学史上占着重要地位的卓越人物，如陶弘景、苏敬、唐慎微、李时珍，赵学敏、吴其濬等。而历代所积累的丰富史料，举凡甲骨、金鼎、诸子百家、以及医药专著，莫不有关药学史料的记载，足供我们参考，然这些浩如烟海的文物典籍，非短时间所能搜集博采，而笔者学识肤浅，见闻有限，参考文裁又受条件限制，对于中国药物的起源与发展，仅只作初步探讨，内容未

免简略不详，务请读者随时指正。

本书承全国著名老中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叶橘泉教授为封面题字，浙江中医药研究所董浩（志仁）主任医师审评、题序。在这次修订过程中，蒙云南中医学院杨沛煊教授协助审阅、校订，又承写序，谨此一并致谢。

俞慎初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序 一

一九三二年间，王一仁先生曾在西子湖畔主编《医药卫生月刊》，时老友俞慎初同志和我经常写稿被选登该刊，印象较深，因订神交。一九五六年赴京参加中华医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得以握手言欢，始知俞老对医史学深有研究。当时蒙赠近著《中国医学简史》，这是一部有系统的医学史。把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的医学，分作五篇，以社会发展史为纲，分为社会背景，医事制度，卫生概况，医学教育，疾病认识，中外医药文化交流，医药学家的生平及其贡献等，章节分明，既有发挥，也有批判。后来又先后撰写《中国药学史纲》、《福建四大名医》，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对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教育启发后学，为实现中医现代化的苦心，使我无任钦佩。

古人因限于历史条件，一般是写名医传记，多数是医术怎样高明，或有某些著作；后来摘自书本，很少实际考察，其对地方志类的记载，多是达官贵人知医的传说，或为统治阶级服务有功的事迹，很少民间信仰的名医，如不旁征博引，认真分析研究，就会失实。我认为医学史除系统医学史外，可以分类编写有关药物发展史，医学人物史，医学教育史，专科医学史，医学流派史，疾病史（包括病名及治疗），医籍史（包括版本考据，伪书考据）、医事掌故（包括医学考古学）、方剂演变史、中外医药交流史，中西医结合史等。俞老已在陆续撰写其中某些部分。深信在党的领导下，医史学会的成立，医史杂志

出版，进一步发掘医史文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态度，编刊正确的医学史，将是拭目以待的事，同时筹建医史陈列室或医史博物馆，以医药实物形象化的教育手段促使医家和医学院校学生，尊重历史，努力学习，有所创新，使祖国医药学更加发扬光大，为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成绩。

今俞老行将所著《中国药学史纲》付梓，故乐为之序。

浙江中医药研究所 董浩（志仁）

序 二

祖国医药学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中药对防治疾病，增进人民健康和民族的繁衍，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中医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远在西周时代已有“聚毒药（药物）以供医事”的专职医师。先秦典籍如《诗经》、《山海经》中已涉及数十及上百种药物。七十年代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已收载240余种药物。西汉时代本草已列为医师必读之书，汉季出现了我国第一本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总结了先秦两汉的药学成就。历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中药的炮制加工；药物属性的分类；中药的采集、鉴别都有长足的进展。《新修本草》标志着唐代药学的高度成就，也是我国及世界上最早的药典。两宋时代，国家多次组织人力修订本草，对生药的形性鉴别，药物生态环境的考察，药物的配伍禁忌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官、私著作都为后来的药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金、元之际，张元素、李东垣等医家，对药物临床应用的原理，探微索隐，提要钩玄，提出了前所未备的创见。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集前代药学之大成，以理论结合实际的精神，历岁三十，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写就了不朽的科学巨著——《本草纲目》，给国内外生物科学及药学发展等方面以极其深远的影响。清代杰出医药学家赵学敏，刻意于民间药物的研究，积数十年之精力，旁搜博采，补充订正，拾《纲目》之遗，正《纲目》之误，进一步丰富了祖国药学宝库。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由于统治阶级崇洋媚外的思想和政策等影响，中医药学的发展日益衰微，解放前，甚致濒临绝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大力发展中草药，适应了广大人民的需要和愿望，中医药事业，如枯木逢春，欣欣向荣，中医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祖国的中医学跟中医学宝库一样，卷帙浩繁，理论精深，对如此丰富的药学发展历史，一直缺乏专著论述，不免有所遗憾。

福建中医学院俞慎初教授为我医史学界耆宿，积数十年治学经验，旁征博引，写就《中国药学史纲》一书，从祖国药物之起源，药学理论之形成及历代药学之发展，从古迄今，概揽无遗，历历在目。论述言简意赅，博而不繁，详而有要，对历代著名药物学家之生平及治学经验，均作重点论述，并对著名的药学文献，古籍版本的渊源流变，稽考尤详，此书问世，填补了我国药学史的空白，我医史界同道，莫不称幸。此书对当前大专及中等医药院校师生及从事中医药学研究的同道，不失为一本较好的参考资料，付梓前通读此书，获益不少，乐为绍介，并为之序。

云南中医学院 杨沛煊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社会药学知识	(1)
第一节 药物的起源.....	(1)
第二节 古代有关医药的传说.....	(2)
第二章 先秦药学的形成	(3)
第一节 药物代替巫祝治病.....	(3)
第二节 汤液剂型与制药化学的创始.....	(4)
第三节 先秦记载药物的帛书——《五十二病方》....	(5)
第四节 早期记载药物的典籍——《诗经》、《楚辞》、《山海经》、《黄帝内经》	(11)
第三章 秦汉药学的总结	(40)
第一节 秦汉时期药学的发展.....	(40)
第二节 对外药物的吸收与本草专书的出现.....	(41)
第三节 早期的本草书籍——《神农本草经》	(43)
第四节 武威汉代医简.....	(48)
第五节 临床治疗从单味到合剂.....	(49)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药学的贡献	(53)
第一节 社会情况及“服石”风气的盛行.....	(53)
第二节 炼丹术与制药化学——祖国制药化学的奠基人葛洪.....	(54)
第三节 药政设施和本草著作.....	(55)
第四节 药物剂型的改进——雷敩的《炮炙论》.....	(56)

第五节 药物效用的分类——徐之才的《十剂》	(60)
第六节 本草学的整理——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	(62)
第五章 隋唐五代药学的演进	(66)
第一节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对药学所起的影响	(66)
第二节 隋唐五代药学的面貌	(70)
第三节 药王孙思邈与《千金》三书中的方药	(72)
第四节 中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及其主编者 苏敬	(75)
第五节 饮食疗法的发展——孟诜的《食疗本草》	(78)
第六节 唐代本草学的优秀著作——陈藏器的《本草拾遗》	(80)
第七节 赐号药王的韦慈藏	(81)
第八节 《海药本草》的作者李珣	(82)
第六章 两宋金元官修本草的出版	(85)
第一节 社会基本特点与本草的关系	(85)
第二节 对外交流与药政管理	(86)
第三节 宋元官药局	(88)
第四节 官修本草和个人药学著述	(89)
第五节 苏颂与《图经本草》	(91)
第六节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及其编纂者唐慎微	(92)
第七节 寇宗奭及其《本草衍义》	(95)
第八节 药物归经学说的建立者——张元素的 《用药法式》	(98)

第九节 营养学的奠基者——忽思慧与《饮膳正要》	
.....	(100)
第七章 明清药学的成就	(103)
第一节 明代经济文化发展与清初考据学盛行对药学的影响	(103)
第二节 明清的药政组织与药学著述	(104)
第三节 明代海外药物的输入	(110)
第四节 明初《滇南本草》的作者兰茂	(110)
第五节 医圣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	(113)
第六节 《神农本草经疏》的作者缪仲淳	(119)
第七节 卢之颐的生平和著述《本草乘雅半偈》	(121)
第八节 赵学敏的治学精神和他的《本草纲目拾遗》	
.....	(123)
第九节 吴其浚在药学上的成就及所著《植物名实图考》	(128)
第八章 近百年来药学的发展	(132)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西方药学的输入和国内本草学研究情况	(132)
第二节 太平天国时期的医药管理实况	(135)
第三节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药学状况	(136)
第四节 建国以来药学事业欣欣向荣	(139)
附录	(149)
附一 主要参考文献	(149)
附二 中国历代方药著作简表	(151)
附三 中国历代药学大事简表	(174)

第一章 原始社会药学知识

公元前60多万年～前4000多年

第一节 药物的起源

原始社会的人类还未认识耕种和畜牧方法，但为了维持生活和延续生命，便要寻找食物来源，他们共同采集、成群出猎，进而驯服禽兽，并以禽兽的肉作为食料。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繁衍，单以禽兽的肉为食物，就供不应求。不得不采集大量的天然食物，以供需要。

人类在未发现“火”以前，正是“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原始人”时代，生吃禽兽的肉和蚌、蛤、虫、鱼等腥臭东西，很容易患肠胃病和寄生虫病。他们在采集食用天然植物时，发现其中有的具有催吐或泻下作用；有的能引起中毒现象。所以便辨别了某种植物可以催吐，某种植物可以泻下，某种植物含有毒性，不可以作为食料，运用他们的劳动智慧，把这些植物用来治疗由于生吃所引起的疾病。其所应用的植物也是生食。而未经制炼，是属于生药，而这些生药的药用部分，或取其皮，或取其叶，或取其根茎，或取其花卉，或取其果实、种子，其中以草类为最多，所以古代药物就叫做“本草”，这就是药物的起源。

第二节 古代有关医药的传说

古代有许多医药传说的史料。例如：“伏羲尝百药，制九针。”（《帝王世纪》）。“神农和药济人。”（《世本》）。“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纲鉴》）。“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淮南子·修务篇》）。“神农以赭鞭百草，尽知其毒及寒温气味所生。”（《搜神记》）。“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立矣。”（《通鉴外纪》）。“雷公、桐君处方饵。”“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审定本草经，创制医方，疗治疾病。”（《帝王世纪》）。这些史料虽属传说，但可以说明中国药物自人类祖先始，便在实践中逐渐发生、发展起来。

神农黄帝时代，是新石器时代的后期，也是从采集渔猎经济转化为畜牧农业经济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祖先对于植物的性质，获得了更多的知识，通过长期生活实践的不断尝试，知道了某种植物，可以治疗某病，于是便有许多植物被引用为药物了。诚如翦伯赞所说：“医药的进步，毫无疑义，是农业发达的结果。”（《中国史纲》卷三）。

小 结

1. 原始社会人类从采集天然植物中发现许多植物能够治疗疾病。
2. “伏羲尝百药”，“神农尝百草”，“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这些史料虽属传说，但可以说明中国药物在我们祖先开始，便在劳动实践中逐渐发生、发展起来。

第二章 先秦药学的形成

公元前4000年～前221年

第一节 药物代替巫祝治病

夏朝已经有了铜制工具使用，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的逐渐发展，劳动人民从粮食的储藏磨碎或煮食的实践过程中，发现了“酒”（传说仪狄造酒）。殷商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已相当发达，殷人嗜酒在《尚书》里已有了记载，如酒“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所以制造曲蘖，是我们祖先在酿酒技术上的一项重要发明。用酒祭神之事，《尚书》里有“予以秬鬯二卣。”据说这种酒是用含香气的植物郁金酿秬黍制成的，因此，《礼记》有“灌用郁鬯”的话。考刘熙《释名·绎饮食篇》记载：“酒，酉也。”在甲骨文和金鼎文中，酉字有一种写法是“鬯”（鬯），“鬯”（酉）。有人认为这两个字的上面象是被煮沸的谷物发酵后冒起来的泡沫，下面盛谷物的是蒸煮的器皿。（《从考古发现看我国古代的酿酒技术》，邢润川、唐云明。《光明日报》1980年4月1日），从殷墟发掘出来的青铜器中十之八九都是酒器，如爵、角、勺等。甲骨文里祭祀祖先或祭神，几乎都要用酒。酒用作祭神，在《诗经》里也有记载：“邛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大雅生民》）。“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大雅楚茨》）。这就是用香的酒和香的食物，供奉上帝，求上帝保佑，免除人间疾苦。后来酒使用更加广泛，而且酒

(醪醴) 在药理上具有兴奋和麻醉的作用，并能溶解药物，可作药物的溶解剂，于是此后医疗上也就有了药酒剂型的出现。

从甲骨文字的记载，表明殷商时代是信仰巫祝的。巫祝开始治病不以汤药，例如：“武丁疾身，御祭妣已及妣庚。”这是想通过祭祀祖先来解除疾病。后来发现祷祝解决不了疾病，便渐渐用药代替了。所以《周易》说：“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卦）。《尚书》说：“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说命》上）。《山海经》记载：巫咸、巫彭等十巫“往来于灵山采访百药。”证明当时巫祝有相当的用药经验，也采用药物治病，这就是巫医。但巫医治病用药的方法，不外是在“索隐行怪”四个字上下功夫。虽然吃了药而偶然获愈，但他们决不以为是药物的功效，反而以为是法术的效验。随后人们对巫医的信仰开始动摇，巫和医便逐渐分开了。药物治病，逐渐代替了巫祝。而药酒的应用也逐渐广泛，所以“醫”字又变作“醫”字（酉古通酒），这些都足以说明医药知识的进步。

第二节 汤液剂型与制药化学的创始

在改进药物剂型中，也有许多传说史料，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伊尹……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又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数十卷。”从汉代就有汤液始于伊尹的传说，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厨司有莘氏的儿子，所以也善于烹调，药物的起源是和人类的饮食同源，伊尹用烹调的方法来创制汤液剂型是很可能的。如《吕氏春秋》记载伊尹和商汤谈论烹调方法，他引了“阳朴之姜，招摇之桂”的语句，姜桂可以调味，也可以作药品。汤曾问伊尹取天下之道，伊尹就用医理来比喻回答道：“吸取新的，除却旧的，肌肤血脉得以通畅。新的精神

气力日渐增加，不好的邪气要驱除净尽，才能达到应享的寿命。”这是说明伊尹对医药道理也很有研究，所以后人有汤液始于伊尹的传说。

到了周代药物治疗的范围更日渐扩大了，所以《周礼》明白规定了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而且知道药物的性味，对于治病是有关系的，例如《周礼·天官》说：

“五药养其病”（五药，郑玄（康成）注：草、木、虫、石、谷），又说：“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制药化学在周代也开始，例如《周礼·天官·疡医》：“五毒，五药之有毒者”，郑玄注：“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瑩（瓦器），置石胆（即胆矾，硫酸铜）、丹砂（即朱砂，硫化汞），雄黄（硫化砷）、矾石（硫酸钾铝）、磁石（氧化铁），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而尽出。”这就是轻粉、粉霜、银朱、生生乳之祖。当时药物种类发现也逐渐增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

第三节 先秦记载药物的帛书

——《五十二病方》

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前期的墓葬（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后半叶）。1972～1974年先后两次发掘三座汉墓。根据1～3号墓出土的“轪侯之印”、“长沙印章”和“利苍”的三颗印章，以及墓中都有很多缄封随葬物的“轪侯家丞”封泥，判定其为轪侯利苍及其家属的墓地。三座墓以一号墓规模最大，而三号墓的帛书为多，其内容有《易经》、《老子》和天文、相

马、医学等书籍计二十余种，十二万多字，并发现地图三幅^①。这些可供研究我国古代历史，考查当时手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概况，以及文化艺术及社会礼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宝贵资料。在其帛书丛里拥有医学文献多种，其中一种是久已亡佚的方药专书。这部专书没有书名，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依原书内容共得五十二个病名为中心小题，定名为《五十二病方》^②。

1972年春，长沙发现西汉轪侯家墓出土的药物。药物主要出于棺椁边两侧的竹笥中，用绢袋和香囊贮存，绢袋里都装着加工后的芳香药物，除一个装的是花椒外，其余五袋有短段的茅香根状茎，辛夷的花蕾和花梗，以及桂、花椒等。又西边箱的另一个竹笥里，全部装的是理成束状的未经切制的茅香根状茎。

香囊装的药物各不相同，其中一个，全装较长段的茅香根状茎；一个在茅香里夹有辛夷花蕾，另一个则全是花椒。

在西边箱里，尚有用麻袋装着的冬葵子，火麻仁，在瓦罐里，还发现豆豉、姜、大枣、乌梅。在竹笥里，还记有襄荷、黄卷（大豆黄卷）曲等等。

这一古墓的发现和二千年前药物的出土，在我国医药学史上说来也是值得记载的一件大事。

《五十二病方》的产生年代，从帛书的字体来看，相似《秦金文录》、《诅楚文》等铭文，其中个别文字的结构类似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字^{②③}。它的抄写不晚于秦代或秦汉之际，而从内容考究则应早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编成时期，且其文字古朴，颇多错简，词句亦多费解，难于朗诵。而《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两书，虽年湮代远，由于从先秦到秦汉之际，是几经整理和补充，因此，文句尚能理解。但《五十二病方》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正如整理小组所说：